

# 榮耀與友誼同在

## 一、科技整合的醫療境界

自十九世紀初，Flexner 發表他訪視美國各醫學校的觀感並提出醫學教育改革之呼籲後，醫學始發展出一套具有詳密計劃的教學模式。以往紛雜不一無可遵循的教學法遂被剷除而代之以理論與實際互相配合的科學研究的方向。教學醫院逐漸成立，完整的課程安排加上基礎與臨床密切聯繫的學制成就了醫學教育上的一片曙光。入學標準提高，各學校間在新的浪潮衝擊下優劣畢現，許多次流的醫學校因之遭受汰除（1900~1920年間全美醫學院從160個降到87個）。教學醫院成為醫學學術研究之中心，畢業後訓練因短期內醫學知識的暴漲而有延長與分化的趨勢。其意義是專科醫師的增加和其他醫事人員（Paramedical personnels）的產生；其結果是醫療成為一種需要一群人員在大量的設備下共同執行的行為；醫生從私人診所湧向設備充足的醫療機構；各科的專家和研究者取代了社區醫療所需的醫生，醫學變成一種精密分工

下複雜的綜合科學。物理學、化學、電機和機械工程，甚至太空方面的研究均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醫學的發展。醫院使用最新的設備、儀器供給病人最完善的醫療服務。科學與技術的配合益形重要，醫學和它種科學的界溝亟待消除，以便科學家、技術人員和醫生之間各供所需，各取所短。如是一個醫學與科技密切整合的醫療新境界在不久的將來將取代傳統的醫療方式是可以預見的。

「醫學工程」專欄之構想始自於此。我們想藉此開拓一個醫學生易於忽略的視野，引發同學們對與自身所學、日後所用的專業知能有關之科學某種程度的關注。容或稍嫌枯澀，但若能在一片荒漠中尋得一泓清泉，未嘗不是當初策劃此專欄的一點期望。承郭正典同學熱力協助，四處奔走拉稿、找資料，方能順利完成，在此表示十二萬分的感激。因篇幅所限，謹向三篇大作作者致歉，尤其是郭世雄、林伯洲二位同學的佳作「電腦與醫學」因所照圖片不合要求而忍痛刪除，至今猶覺遺憾。對於百忙中抽空撰

稿的前輩學者，個人感激之情無以言狀。

## 二、醫學教育應注重氣質培養

數世紀以來，「專業」被界定為：「需要特殊訓練或才能以從事之職業」。神學、法律與醫學乃其中之代表。其中醫學以對象特殊，要求自是焦點深且廣。理想的醫學教育，醫學院應廣設於一大學之下，在校總區接受通識教育（如：十九世紀所謂的“自由藝術學院 Liberal Arts College”）了然後再進入醫學校就讀，接受專才教育。獨立的醫學院無法滿足此一要求，學習環境更加封閉。選修科目貧乏，越系選修之不可能，無止境的學術秘密、演講、賽長有如據食譜以烹飪的實驗課、千篇一律的學科講義……似乎知爲這代醫學生共同遭受的境遇。醫學生應自覺在此禁固的環境下與外界溝通之重要性；完整的學識是學術與氣質的融體，醫業精神的完美發揮有賴起於此，否則便成爲一個「固步自封的專業人」。「醫學與藝術」這個專欄也許可以爲我們枯燥的醫學知識之這



## 劉豪文

以求過程中帶來一些心靈上的慰藉，提供我們在奔赴理想之道途上的一個休憩之所。

### 三、從新角度看舊問題

近年來社會大眾對醫生的諸般見解，經由報章的渲染已成衆所矚目的焦點。醫德問題在短短幾年內被如此廣泛地爭論著，醫學倫理在今日的社會上益顯其不容忽視的角色。高義然同學的「醫學倫理的社會角色」揭發了對一般臨牀上常見問題的看法，做才某種深度的探討。「聽診器以外」企圖從深入瞭解醫師的家庭狀況來做為貧消弭一般人所持有關這門行業的「隱秘性」與「特殊性」觀念的一種嘗試的實驗和起步，相信在促成對「醫生」的認知，摒除少數人的主觀，和改善社會大眾的醫療觀念上有所助益。林守田教授的「正視白血病」糾正了許多人與對「血癌」一詞的錯誤想法，旨在激起社會對於那些尚可挽救的病兒投以更多的關懷和希望，用心良苦令人欽佩。

### 四、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杏林三傑——梅耶父子在醫學上表現的精神和成就，多少可以涵蓋這一代醫學生努力想望達成的目標。霍浦金斯醫學院早在廿世紀之初，即為 Flexner 引為醫學教育改革之範例；哈佛是美國最早成立醫學院的三個大學之一，其獨特的校風自非一夕之間所造成的。在「美國的醫療保健」一文中我們不難看出這個國家在醫療上的成就和所遭遇的難題，以及新的科技知識為醫療工作帶來的一片光明的遠景。

此專欄承王興山同學任勞任怨，澈夜不眠不休，方得有此規模，除了向他致萬分的謝意外，並對自己在最後關頭時的緊迫盯人和嚴苛的要求表示道歉！詹光裕同學在百忙中給予這個專欄極大的支援，想到他深夜兩點尚在刊物室為了找一個「潤」字蹲在廢紙堆中搜尋了半個小時，心中不禁湧起無限的歉意。

### 五、榮耀與友誼同在

短短的值編期中，個人感觸良多，實無法以言語道盡。尤其最後衝刺的

## 編者的話

那幾天，我得到的絕非喪失的體重所能換取萬一。每天在那擁擠、髒亂的刊物室裡校對、改稿、設計的同學，他們所付出的心血是種超然的奉獻。通宵達旦而毫無怨言的葉冠東、劉芳淑、王興山諸同學，連夜趕插畫的簡基城同學，以及為了綠杏，幾乎把學業和事業都荒廢了的呂光旭同學，他們的表現委實令人涕零。周宜宏、胡聰仁二位同學為了專欄而夙夜絞盡腦汁，勞苦功高值得敬佩。有位初到刊物室的同學說：「看你們同心協力為達成一個目標而奮鬥，覺得很感動！」誠然，我們的目標是一個榮耀，但並不一定就是「冠軍」。綠杏本身即是一種榮耀，以前、以後的每一本綠杏都代表著一種已然屹立的傳統和尊榮。值得珍惜的是每一次我們攜手邁向它時所建立的友誼，只要友誼不渝，則榮耀永存，因為榮耀與友誼同在。

三月廿五日深夜脫稿